

韓國詩話全編校注

蔡美花 趙季十

十

人民文學出版社

蔡美花 趙季 主編

韓國詩話全編校注

禹尚烈 李娟 本冊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龜磻詩話〔二十一—二十七卷〕(南義采)	楊洪升、趙季、沈文雪校注	七八一九
智水拈筆(洪翰周)	〔韓〕許敬震校注	八三〇三
古今詩話(李遇駿)	李娟校注	八三六五
李尙迪論詩絕句(李尙迪)	趙季校注	八三九〇
海東詩話(竹聖堂主人)	劉暢校注	八三九三
綠帆詩話(朴永輔)	劉暢校注	八五四一
芸窓瑣錄(朴性陽)	禹尙烈校注	八六八〇
林下筆記評詩(李裕元)	張景昆校注	八六九三
玉磬觚牘記(李裕元)	劉暢校注	八七〇二
姜瑋論詩絕句(姜瑋)	趙季校注	八七三三
壺山詩文評(朴文鎬)	王秀娟校注	八七三五

龜磻詩話「二十一—二十七卷」

南義采撰

楊洪升、趙季、沈文雪校注

卷之二十一・服食器用上

冠巾帽付

玉旒十二 冕如繁露

冕，古者祭冠也。《禮》：「冕，虞曰皇，夏曰豎，商曰皐。虞皇而祭，深衣養老；夏豎而祭，燕衣養老；殷皐而祭，縞衣養老；周冕而祭，玄衣養老。冕，周之製備。故夫子稱：『服周之冕。』」《玉藻》：「有十二旒，前後遂延。」《白虎通》：「冕，所以前後遂延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續塞耳，示不聽讒。《古今注》曰：『冕（一）旒如繁露，何也？』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一〕 冕，底本訛作「免」，據《天中記卷四十七引《古今注》改。

賜冕彰德 改名平天

《輿服志》：袞冕一品服，鷩冕二品服，毳冕三品服，絺冕四品服，玄冕五品服，平冕六品以下服。秦除六冕制，漢明永平六年復古制袞冕，時郭賀爲荊州刺。帝賜三公服，黼黻冕旒，去檐露冕，使民見此服，以彰其德。至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廟服之。上自天子下至六品，皆服冕。杜詩「萬國衣冠拜冕旒」，指天子服也。「青春復隨冠冕入」，指一品以下服也。

楚文獬豸 柱後惠文

《輿服志》：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綬。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俱用緇爲之。楚文王好冠獬豸，楚國效之。趙武靈好冠鷩鷩，趙人化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楚文王獲神羊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執法。昌黎《答張徹》詩曰：「峨豸忝備列」，何斯立《次蔡提舉》詩曰：「枕中鴻寶着千進，柱後惠文今乃冠。」張敞弟武爲梁相國，敞遣吏問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吏還告，敞曰：「必辦治梁矣。」注：「柱後，以鐵爲柱，以取不擾也。」惠一作螭，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是也。故李白《贈錢侍御》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簡橫秋霜。」鷩鷩，神鳥也。武靈始以爲冠，至漢爲侍中冠。嚴武《贈杜甫》詩曰：「莫倚善題鷩鷩賦，何須不著鷩鷩冠。」以甫不冠而見武，故云，然則唐時亦有鷩鷩冠制也。

漢冠鵲尾

張芸叟《叢竹》詩：『魚須周士笏，鵲尾漢皇冠。』鵲尾冠，即劉氏冠。薛有冠師，高祖往治之，高七寸，廣三寸，如板，亦曰『長冠』。《獨斷》云：『長冠，楚制也。以竹削皮爲之，長如鵲尾，故名之。』

少陵鵲冠 山谷鷺巾

《輿服志》：虎賁冠插鵲尾，鵲，鷺鳥中最勁。每所撾撮，應爪摧碎。其尾上黨所貢。又鵲冠子，不知姓名，隱居幽山，以鵲尾爲冠，著書名《鵲冠子》。杜詩『隱几蕭條戴鵲冠』，子美之戴鵲冠，取隱居之服也。山谷詩：『爛醉從歌白鷺巾。』白鷺巾，本唐制也，執憲伺察者之服，如鷺車之義，而山谷取以爲山野之服也。

王母九星 上元九雲 叔卿芙蓉 三清蓮花

《漢武內傳》：『王母乘紫雲車，駕五色斑麟，冠九星冠而至，宴承華殿。』李頎《王母歌》：『霓裳照耀麒麟車，羽蓋淋漓孔雀扇。頭上復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南面』云云。王母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夫人服赤霜袍，頭作三角髻，戴九雲夜光之冠，上殿拜王母。李白《上元》詩：『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著赤霜袍』云云。詳見《仙女》又《內傳》：『帝閑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

白鹿冠芙蓉冠至，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半山《裴道人歌》：「手携琅玕杖，頭戴芙蓉冠。」褚三清，吳女得道者也。李白《送遊南嶽》詩曰：「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又二儀冠，道士服；玉冠，女道士服。項斯《送宮人人道》詩「初著玉冠多誤拜」是也。

小冠子夏

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杜子夏」。欽乃爲小冠，廣裁寸，由是謂欽爲「小冠杜子夏」。坡詩「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巾」，二寸則可容子夏，一寸而曰僅漉、纔容，則亦未免小冠矣。放翁詩「鬢樽恰快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以屋小而裁冠亦小也，然句語從東坡來。

東坡椰冠 山谷桐帽

東坡《椰子冠》詩曰：「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客醉，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模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着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蓋以椰子酢酒，以其殼爲冠也。山谷好著桐帽，其詩曰：「白頭不是折（一）腰具，桐帽棕鞋稱老夫。」山谷《答蜀人楊明叔簡》云：「桐帽本蜀人作，漆桐木爲之，如今之帽。蓋野夫黃冠之意也。棕鞋，亦本出蜀，至今南方叢林亦作此鞋云。」

〔一〕是折，底本訛作「足析」，據《山谷集》卷四改。

江充步搖

古詩『頭上金搖搖』，金搖，婦人首飾也。唐宋詩人多使之，如『倚欄曉摘薔薇花，花露香滴步搖濕』、『珠簾乍捲花風度，笑倩傍人整步搖』，皆艷情詩。則步搖，乃女冠也。而江充召見，衣紗縠蟬衣，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上曰：『燕趙固多奇士。』充欲爲容悅，故爲婦女服飾耳。

廖融平天

劉幾詩：『奈無人問買平天。』平天，冠名。廖融、潘居冲皆以詩自任，更唱迭和。宋太宗（二）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二）裏賣平天冠，並無人問耶？』劉幾見屈於歐公掌試時而有此語。

（一）宗，底本脫，據《天中記》卷四十七補。

（二）市，底本訛作『布』，據《天中記》卷四十七改。

漢度進賢 唐制翼善

《漢官儀》：『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進賢冠，古緇布遺象，蓋文儒之服。』顏濱詩『列侯爭彈進賢冠』，言其彈冠迎賢士也。我朝翼善冠，唐制也。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又制進德冠賜貴臣曰：『襍，起自周武帝，蓋取使於軍容。今四海息武，此冠頗采古樣，兼類襍頭，乃

宜常服。』然則，進德蓋進賢遺制，而翼善、進德之名，皆取矢文之義也。

漢重幅巾

放翁詩『又向沙頭岸幅巾』，又『小橋東畔岸綸巾』。綸巾，亦幅巾也。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華歆〔一〕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以幅巾迎策。

〔一〕歆，底本訛作『欽』，據《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改。

林宗墊巾 獨孤仄帽

放翁詩：『雨墊林宗一角巾。』按郭林宗遇雨，巾墊一角。時人慕效之，爭制一角巾戴之。又曰：『東風微覺帽檐斜。』按，獨孤信爲魏帝參佐，有清望。嘗走馬，帽檐微仄。京師多慕之，皆效其所爲，故仄其帽。又裴冕爲僕射，自製巾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高昂爲司徒，好著小帽，世皆效之，號司徒帽。

巾帽多白

古樂府《白紵歌》曰：『質似輕雲色似銀，制以爲袍餘作巾。』古人巾帽多尚白，如杜詩『光明白氎巾』，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山簡之『頭上白接鬢』，謝萬之『身上白綸巾』，山谷詩之『爛醉從歌白鷺巾』者甚多，又《唐六典》：『王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幘、白帽之類，其名亦多。白氎巾，出高昌國。』

詳見《布》。

朝鮮折風

《一統志》曰：『朝鮮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大袖，未詳其制，嘗見《萬寶全書》。我國人物畫以闊袖大衣，是必古制然矣。折風巾，未知何物。頃歲，我國海南人漂到浙江，禮部刷還，啓曰『頭戴折風巾』云，蓋今笠子類也。李白樂府《高句麗》詞曰『金花折風帽』，又曰『翩翩舞廣袖』，即是。

花奴硃硝 舞仙硃光

唐汝陽王璣戴硃硝帽打曲，明皇自摘紅槿插帽檐，喚曰『花奴』。唐人《戴花詩》：『上苑遊人爭折戴，歸來斜壓帽檐低。』詩語蓋出於此。徐州通判李珣有子七歲，不語詩，忽咏《落花》云：『誰同硃光帽，一曲舞山香。』其父驚之，答曰：『西王宴群仙，有舞者戴硃光帽，歌舞山香一曲。』詳見《花》。

叔子角巾 幼安皂帽

羊叔子《與從弟護書》曰：『年已衰朽，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角巾，以烏角飾巾。杜詩『錦里先生烏角巾』是也。管幼安避地遼東三十餘年，累徵不就，家貧坐一藜牀，著皂帽、布裙（二）而已。杜詩『皂帽應兼似管寧』，此杜自況也。噫！羊公之角巾，歸第能知止者也；管公之皂帽，居家能樂志者也，皆拔出流俗、卓爾不群者矣。

〔一〕裙，底本訛作『君』，據《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八改。

席帽離身 東人錯用

《青箱雜記》云：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出則席帽隨身。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巽及第後，寄詩鄉人曰：『當年踪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間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按《灸轂子》，席帽乃羌服，以羊毛爲之，即今氈笠。秦漢時競服之，後改以蓆爲骨而挽之，故謂之蓆帽。今我東俗以初通仕籍謂『着席帽』，政《野乘》所謂膝匣賊也。余嘗於場屋，有一賦客大談，以爲『吾今日及第着席帽』。余用方言戲作一絕，曰：『三字青袍兩耳巾，之於羞顧言大人。錯用古談爲膝匣，明朝席帽好加身。』

無屋帽 無顏幘

坡詩『更著短簪無屋帽，東坡何事未違時』。按，無屋帽，未冠童子幘。無屋者，未成人也，入學小童戴之。句卷屋，示尚幼小，未違冒也。古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幘，後稍作顏題。至孝文，乃高其顏，崇其中爲屋，橫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初，乃去其縫，名無顏幘，其後四海分崩，無顏以生也。

孟萬年帽 陶元亮巾

『孟嘉落帽』事，詩家多使之，而獨老杜《九日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其文雅

曠達，不減前人。又東坡《南柯子》詞云『破帽多情却戀頭』，乃反之，尤爲奇特。又陶徵君葛巾漉酒，前世以爲勝絕。詩人多用之。如『數升僅漉淵明酒』，『野葛裁爲漉酒巾』。而余嘗戲作一絕曰：『山家小釀僅三甌，不是無簷向月莸。只道貧厨難繼飲，故令頭髻林香留。』即破閑漫筆也。淵明，嘉之外孫，疎曠風韻有自來矣。

帶

魚綴白金

衣不帶則猖披。故古聖制爲帶以束衣。皮帶曰鞮，大帶曰紳。韓詩：『昧者宜書紳。』書紳，所以備忘也。土衣布帶韋，故張籍詩曰：『韋帶猶堪束一身。』朝士帶有金鈐、魚袋，古人詩『魚綴白金隨步躍』是也。

賜御仙花 鬼畏黃銀 腰橫寶釘

宋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唯金。』故爲金鈐以賜群臣，以御仙花賜大學士。御仙花即荔枝金帶云。老杜《贈張翰林》詩曰：『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然則荔枝金帶非始於宋也。《唐書》：玄宗以紫金帶賜岐王，又太宗以黃銀帶賜杜如晦，家曰：『黃銀，鬼神畏之。』又賜楊素萬釘寶帶，坡詩『腰橫萬寶釘』是也。又則天賜狄仁傑龜帶，則內分帶多矣。

通天花紋 雲鶴水犀 鹿銜花 老人星

犀之異者，有通天花紋犀，見天上物過，並形於角，故通天爲號。裴度內賜帶，即此犀角也。樂天詩曰：『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以此犀角刻魚啣，入水水開。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王登碧波亭，命許彥方係帶試水，水之開七尺。《夷堅志》：凡犀角遇日月山川草木蟲鳥，隨遇成形，惟韓魏公犀帶一片乃鹿銜花，孝宗犀帶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云。此犀帶之絕異者。玉溪詩：『犀留聖水磨。』聖水出上谷，多產異犀云。犀帶之絕異者，皆出於聖水者耶？

遂焚銀魚

梁張褒，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遂焚章長嘯而去。老杜《題柏學士屋壁》曰『碧山學士焚銀魚』，碧山學士蓋用張褒事。以比柏學士之棄官退居。而銀魚，帶飾也。魚所以明貴賤者，二品以上飾魚以金，五品以上飾魚以銀。

玉帶鎮山門 乞與老萬回

東坡訪佛印於金山，值師挂牌入室，坡便服入方丈。師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坡戲曰：『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留鎮山門。』坡許之。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

了？』坡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受此帶，永鎮山門。』坡笑而與之。師遂解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坡答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諸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武后賜萬回師錦袍玉帶，故云。

水爲國帶 宋誇三條

韓詩『水作青羅帶』，坡詩『係懣豈無羅帶水』，鄭獬詩『漢祖誓河衣帶細』，潘閔詩『一帶長江勢盡吳』，古人以水比帶者甚衆，而其源蓋出於《赤霆經》『山爲國之藩屏，水爲國之襟帶』也。宋初，吳越王錢俶進寶帶。太祖笑曰：『朕有三條帶。』三條帶，三條水環繞爲帶。真《赤霆經》所謂國帶也。

笏

漢制手板 子猷拄頭

笏，忽也。君有教命，且有所啓白，書其上備忽忘也。《小說》：周之前已有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齒，大夫以魚須，士以竹札。後世惟八座執笏，餘但集手板。按：晉習鑿齒拄笏看山，雖非八座亦執笏。周武帝始令百官執笏。然韓詩『行抽手板付丞相』，蓋唐時小官執手板矣。山谷詩『安知四海習鑿齒，拄笏看度西山雲』。應仲遠云：『昔荆軻逐拳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侍官皆執刃。漢高偃武，始制以手板代之。』王子猷爲桓冲參軍，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子猷不答，

以手板拄頭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東坡詩『朝來拄笏望西山』蓋用此，而但『拄笏看山』是習鑿齒事，而互用於子猷耶？唐宋人詩使子猷西山多用拄笏字，獨張籍詩『早起鉤簾山氣淑，終朝手板坐揩顧』不用笏字。

笏比甘棠

令狐綯詩：『至今遺笏在，猶得比甘棠。』謂魏鄭公笏也。文宗問：『魏徵家書詔尚有存者乎？』五世孫翬對以：『惟故笏在。』詔令上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宣宗詔出魏文貞笏歸其五世孫丞相翬，進士孫樵請銘其笏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食。標儀條臆，起鯁開直。』其後朱泚僭逆，段秀實奮笏。裴延嶺驕橫，顧少連挺笏。一二公笏亦令人起敬，可比甘棠。

履

木屐起晉 服靴始趙

《世本》：於則黃帝臣作屣履。草織曰屣，絲竹曰履。古詩：『妾有青絲履。』麻履謂之不借。古詩：『不借貧猶借。』木履謂之屐。東方朔《瑣語》：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抱樹死，公撫木

哀嘆，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革履謂之靴。本胡服，趙武靈王始服之。李嶷《鄰居》詩：『傳履朝尋樂。』老杜《早朝》詩：『待漏靴滿霜。』

履穿行雪

老杜《哀鄭虔》詩：『履穿四明雪。』謂虔爲台州司馬，遊四明賞雪，如東郭先生之履穿，無下而行雪中也。又：東漢王遵業，性恬素，常著穿角履，行泥雪中。好事者毀新履而學之。

曳履歌商

曾子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東坡《贈鄭介夫》詩『何妨振履出商音』蓋用此。而舊說或以爲原憲事，故淵明《咏貧士》曰：『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給扶鳴履

山谷詩：『殿上給扶鳴漢履。』按：給扶，退之作《韓弘碑》曰：『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謂當時元老也。漢履，蕭何劍履上殿。而曰鳴，則是用鄭崇履也。崇，哀帝時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故杜詩亦曰：『聽履上星辰。』又《哀嚴武》：『尚書無履聲。』

王喬臯 盧耽鶴履 鮑靚雙燕 足下生雲

王喬爲葉令，每朔望詣闕，至，必有雙臯南來。候臯至網之，乃一鳥，所賜尚書履也。故老杜《贈終明府》詩曰：『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又盧耽仕州爲治中，每夕輒凌晨還家，曉則入州府。嘗赴元會，化爲白鶴至闕前，回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耽驚就列，人莫不駭異。李詩：『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時還。』又惠州冲虛觀有遺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朝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密伺之，但見飛燕雙至，網得雙履。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以玄綾爲質，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有賈客飄風至海，有官府儼然。中有一室，榜曰樂天院。樂天聞之，作詩曰：『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未幾，樂天卒。余謂樂天如叔夜未應得道，丹鼎忽破，朱府未升，但著此飛雲履，向樂天院去了。

靈運尋山 阮孚平生 猩猩屐 一屐三十年

放翁詩：『尋山猶費幾兩屐，貯酒真須百斛船。』尋山屐，用謝靈運事。而『幾兩屐』用阮孚語。祖約好財，孚好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約，見正料物財。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詣孚，正見著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山谷《咏猩猩毛筆》曰：『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猩猩性愛著屐，故借用。放翁詩又